

以对待批评的态度不同,我们可以把当下的作家分为三类:目无批评型、斤斤计较型和亦步亦趋型。

先看第一类,“目无批评”型的作家未必都是倨傲自负,他们之所以对加之于身的各种批评敬谢不敏,并非出于对批评家的轻慢,而是担心自己的写作过多迁就批评的声音会陷入某种潮流性的症候,失去自己的艺术秉性。比如张炜就表示过,他尊重有良知和领悟能力的批评声音,但并不认可作家为批评而写作,甚至强调作家也不应该为读者写作,因为真正有创造力的作品是不合众器的,它可以激发多种批评、多种解读,但一定不会被某一种话语收编。因此,“目无批评”型的作家往往富有定力,艺术特性突出,所以反而会成为批评聚焦的对象。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作家的“目无批评”真的就是目中无人,抱定爱谁谁的心态,其实质无非是一种拿傲慢做掩饰的鸵鸟政策,不必多言。

第二类斤斤计较型的作家对外界批评分外在意,批评界每有揄扬之词,必沾沾自喜、四处宣扬;若是对他的创作有所指摘和批判,则定愤愤不平,以为批评家强作解人、过度诠释,甚至要写系列文章逐条反驳。对这类作家而言,批评的标准简单而又狭隘,即是否符合他自己对批评预设的期待。

第三类亦步亦趋型的作家跟斤斤计较型正相反,他们对待批评态度恭谨,也很诚恳,虚心接受不足并做

【当下文艺批评观察之三】

警惕创作被批评裹挟

□马兵

认真整改,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写作蹈入某种批评家乐见其成的轨道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批评话语的预制件。只是因为批评家们意见时常相左,连累得这一类型的作家也会风格摇摆不定。

这三类对待批评的态度与作家的年龄、经历、文学影响大致呈一种正比关系,一般来说,越年长、文学

影响越大的作家对于批评越能看得淡薄,比如文坛的“50后”老而弥坚,他们大多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与批评共生共荣的文学黄金时代,本身也有很大的话语权,大可对各种非议或赞誉一笑置之,专心经营自己理想的艺术世界。年轻的一辈则受批评的影响,容易被潮流话题裹挟。居于中间的作家,多半正处于艺术定型时期,格外珍惜自己筚路蓝缕的艰辛,故对批评反应敏感。

就健康的批评秩序而言,三种对待批评的态度都不是最佳的。笔者以为,最值得反思的还不是第二类斤斤计较型,而是第三类亦步亦趋型。因为斤斤计较者往往也是爱惜羽毛之人,是对自己的艺术天性有偏执之爱的人,若走出偏执,会较快地形成鲜明的艺术个性。而亦步亦趋者,因为对批评的恭敬,反而会身在此山难以有对自己创作真正的反思。

比如近来在流行的代际批评中有一个说法,认为“70后”和“80后”作家的写作是“历史感匮乏”的,而这些被誉议的后生作家也认可这一批评,拼命要在他们的新作中写出历史的厚重来。于是,吊诡的现象便出现了:一方面大家都强调一时代有一代之文学,另一方面后生的写作一定要有和前辈一样的宏大历史感才是被认可的。北岛有篇写给自己女儿田田的散文,题目就叫《女儿》,其中有几句写道:“田田胸无大志。问她

今后想干什么?她懒洋洋地说,找份轻松的工作就行。这好,我们那代人就被伟大的志向弄疯了,扭曲变态,无平常心,有暴力倾向,别说救国救民,自救都谈不上。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诩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这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比如忆苦思甜,这自幼让我们痛恨的故事,现在又轮到我们讲了。”某种程度上,当下文学界的话语秩序是被“50后”和“60后”为中坚力量的作家和批评家掌控的,他们对于“70后”和“80后”作家缺乏历史感的批评隐含着对历史的某种悬置理解,“70后”和“80后”成长的时代无法吸纳沉淀到文学的历史话语之中,就像北岛说的,前辈总是以为自己经历的历史才是唯一有意义、值得阐释书写的历史。在这种批评秩序下,虽然他们在奖掖后进时声称“一时代有一代之文学”,但又把“历史感缺失”的观念灌注进后辈头脑中,并被后者内在化地接受。

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个案,但很好地诠释了当下创作与批评的一个侧面。如果说好的批评是对作品鞭辟入里的会意读解和心灵对话,那被批评的对象必须也是这个对话中的一个能动主体,而非只会点头称是。在这个意义上,伟大的文学永远是对批评的真诚抗拒而非顺从。因此,当我们检讨批评的颓堕时,那也必须正视创作面对批评的懦弱。

【文学论坛】

诗的迷途与困惑

□孙葆元

最近参加了一个诗歌创作座谈会,编辑与诗歌作者互动,一位年老的诗歌作者向编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刊物上刊登的诗,我们看不懂。我们喜欢郭小川那样的诗,可是现在买不到他的作品,你们的刊物为什么不能发一些那样的诗?国内一家很著名的文学刊物的编辑回答了他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刊物不是办给你这样的人看的。一语即出,全场大笑。提问的人尴尬,回答提问的人未必不尴尬。这是不是当下诗歌的尴尬?

我敢说,这位编辑说的是真心话。这年头刊物不好卖,刊物选稿当然要迎合读者。对市场最大化的占有是办刊的第一宗旨,编辑哪有闲工夫考虑几个老年读者热爱的郭小川?况且这样风格的诗似在“过时”之列,新诗已经更“新”,不是这样的写法,除了几个老朽记得他,当下连写诗的年轻人恐怕也不知道他的诗名了。

旋即又听到一位以惊人诗句走红的诗人说的一句话:诗迎合读者是可耻的。似乎是对这位编辑的话的诠释,又似乎不是。现代诗的确忽略了一部分读者,诗人任性地自顾自唱着自己的歌,全不顾读者的感受。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的诗集卖得好,面对着不买账的读者,那自怨自艾的诗谁会理睬呢?

就说那位提问的老诗歌作者,看来他是“落伍”了,他的诗得不到刊登,他要读的诗在市场上买不到。然而在他近半个世纪的阅读史中,他记住了郭小川。郭小川何等荣幸,他是以自己的诗住进千万读者的心灵的。当下诗人有几位能让人记住他(她)的一两句诗?

目前诗歌繁荣在网络上,打开微信,诗铺天盖地。究其然,诗只是在诗人的圈子里打转转,诗没有走向大众。诗人既是写诗的人,又是诗的读者,除此之外诗无法走向民众。诗发展到当今,成为圈子里的文化,已经背离了《诗经》曾经的社会属性,背离了唐诗朝野皆吟、妇孺皆诵的公众性,也背离了宋词全民吟唱的普及性。诗,只是诗人胸前的徽章,人们的情怀里已经没有诗。眼前的例子就是,人们激情喷涌时随口吟出的是古人的诗句,谁曾听到几句现代诗?

为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唐人韩愈的诗句。当代有人硬说杜甫的诗名是宋代以后才确立的,在当时并不为人称道。不知他看没看到韩愈这句中肯的评价?李、杜的诗为什么震撼了他们的时代?就在于他们是为读者写诗的。在没有文学刊物的唐代,他们的诗是靠读者口口相传的。倘若读者不喜欢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品绝对传不到今天。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描写的社会生活、人民苦难,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被人民深深喜爱着。李白有点浪漫,他是那种个人自顾自行吟的诗人,但是他唱出的是人民共同的心声,而不是自我的抽泣和哀怨,他的浩叹与时代应和着,回应着人民的关切,被受众接纳,人民当然记住了他。这就是当代诗与古典诗在行吟内容上的巨大落差。

当代诗苦恼着,苦苦地探索着突围,在突围中赢取受众。仔细检点一下,当代诗的探索都是形式上的探索,变幻着体式,吟着不痛不痒的自我。我们常常听说,某诗继承了某国著名诗人的某种风格云云。诗当然可以互相借鉴,甚至借鉴国外优秀的东西。但是诗首先是民族的,与本民族的语言基因具有不可割裂的沿袭传承关系。现代诗为什么不首先拷问一下应该向传统诗学习和继承些什么?比如,新诗使用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蜕变而来,是源与流的关系。新诗发展了百年,我们突然悟到,在这百年发展中我们割断了现代汉诗的源,诗怎能不彷徨?而我们嫁接出的诗的产品没有汉语的节奏,全像混血儿,还能够叫诗吗?我做过一个试验,把《共产党宣言》首段分行,我说这是马克思写的诗,一点不比当代某些诗人写的句子差。然而,那是史诗,我们看到的却大多只是造句。

今年暑期,IP电视剧(指以有一定粉丝数量的国产原创网络小说、游戏、动漫为题材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可谓“火爆荧屏”,各大卫视周播剧场全都主打“玄幻”,推出了《幻城》、《九州天空城》等IP剧集。虽然这些玄幻剧对于正值假期的“90后”受众确实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在火爆异常的播放量背后,这些剧集却在口碑上遭遇了集体“差评”,观众的吐槽涉及风格、内容、特效、演员、演技、化妆等方面。

这些玄幻IP剧故事背景虚无,被观众定义为“空心剧”。一些网友甚至为这些“空心剧”的叙事总结出了固定的“套路”——言情化和低龄化,在人和神的族群关系架构下描绘一个“披着华服的偶像式爱情故事”。故事结构均缺乏世界观的建构,情感描绘更是苍白脆弱,只是用最直白的影视化情感套路集中刺激观众的情绪点。更令观众“尴尬”的是,简陋的特效和服装道具,也不断破坏着画面的美感……

我们知道,当下比较热门的网络文艺作品基本是以玄幻、灵异、武侠内容为主。而这样的文艺类型和样式大都是基于商业优先的核心栏目、推荐榜和点击榜等运作模式,缺失个性化特征,娱乐化、商业化过度,内容跟风炒作、相互模仿,在审美和质量要求等方面仅仅满足于“畅销”,没有高品质的文化、文学追求。

玄幻、仙侠、奇幻这类



【指点荧屏】

我们会失去什么? 文艺『玄幻化』

□杜浩

题材的场面较为宏大和刺激,不少年轻人爱看。这类玄幻影视剧,其主要的市场对象,也是向娱乐化、低龄化的年轻观众靠拢。许多年

轻人热衷于这些玄幻、奇幻、修仙的文艺作品,仅是把它作为一种消遣、一种娱乐。这些作品给他们提供的审美深度是不广阔的,文化视野也是狭窄的。仔细分析这些玄幻作品,其故弄玄虚的成分更多一些,好像“天外客”一样,虽然充满好奇与想象力,但更多的是唤醒了身体的本能,而不能将爱与恨等所有复杂的人类情感充分调动起来,其审美趣味、思想倾向和价值导向远离了时代、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心灵。

前不久,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指出:中国今天的文学消费领域主要存在三个空心化,即价值空心、文化空心、学术空心。这就导致很多网络文学作品的想象力不错,但缺乏逻辑性,缺乏正确的价值观。而那些热衷表现“玄幻”的文艺作品,同样也是存在着这样的价值空心化、文化空心化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网友要把玄幻影视剧批为“空心剧”的缘故。

当今中国不缺内容,国家、社会、时代每时每刻都

在盛产内容,没有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了,我们甚至不需要担心想象力,只要把中国社会的现实都记录下来就非常好了。而现在的状况是,很多现实没有被写出来,所以我们都不愿意看自己写的小说,拍的影视剧。现实社会每天都在上演大片,我们缺乏的是把现实记录下来下来的勇气。

这不禁让笔者想到好莱坞电影的美学追求。好莱坞电影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它的文化价值观上。好莱坞电影也有80%的失败率,但是漫威英雄之所以能占领全世界的电影市场,是因为它高度符合人类的价值观,满足了各地区人类的共同愿望。

从根本上说,人的内心需求中最重要的是信心、希望和爱,只有把这三种价值反映出来,才是好的文艺作品。这样的作品有历史、有人文、有人的精神,有生活的积淀、有静水流深的心灵滋养。我们的文艺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应多与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与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交融在一起,将人们的爱与恨等所有复杂的人类情感充分调动起来,与我们的人民接近,赋予文艺作品更多的内涵,提供给人们更多属于心灵的东西。

当下,令人忧虑的是,文艺创作领域中的“玄幻热”不仅使文艺越趋向消费化、泡沫化和空心化,而且在美学上、在文化上、在人文上、在人的精神心灵上,会使我们失去更多!